

高考钉子户

烈日灼人。虽然抹了厚厚的防晒霜,但是太阳的热力还是穿透了皮肤,将刘琼斯烤得烦躁不安。这时她站在一所高考考场的警戒线外,在她身边站满了同样烦躁不安的家长们。明年绝对不来了!琼斯恨恨地想,但随即她又想起,去年和前年的此时此地,自己也发过同样的誓言,但今年还是来了。真蠢!琼斯边骂自己边烦躁地掏出手机看时间,这时她手机却响了,是刘得意打来的,接通:“喂,二哥。”刘得意:“我必须马上见到你,出大事了。”琼斯:“我在外地呢。最早也得晚上才能回去,电话里说吧。”刘得意:“我怕惊着你。”琼斯:“你惊着我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挺得住。”刘得意:“你嫂子要跟我离婚!”琼斯:“她又想通过离婚达到什么目的?”刘得意:“这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,离婚就是最终目的!她以前都是假动作,但这次她是真想把我当成一个铅球扔出去!”琼斯一愣,稍顿了一下:“来真的?”刘得意:“真真儿的!她现在就差最后那一下发力了。你赶紧回来帮哥拿主意。我招架不住她!”琼斯:“那晚上我回去找你见面聊吧。”

琼斯挂了电话,内心更加烦躁。这时旁边一个憨憨的不开眼的男家长过来搭讪:“哎,您好,您里边的是儿子还是闺女啊?”琼斯正烦着呢,又被人当成陪孩子考试的家长,禁不住火冒三丈:“什么眼神啊你!里边考试的人是我姐知道不?!”此人憨得有点二:“不知道!”琼斯气得转身避开了他,焦躁地看手机上的时间。

琼斯等的是她的好朋友花美丽。此时四十岁的花美丽正坐在年轻的考生中间考试。她戴着眼镜和棒球帽,打扮得很严实,坐在一张考桌前努力答卷。花美丽聚精会神,答得很认真。监考老师在课堂里转悠,觉得花美丽眼熟,禁不住老打量,每当她转悠到花美丽桌旁时,花美丽都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盖住。实际上监考老师是花美丽的初中同学,花美丽早就认出了她,但却不想让她认出自己。监考老师也不敢打扰考生,只好不断有意无意地观察。

结束的铃声终于响了。考生起身陆续涌出考场,花美丽也交上试卷低头往外走,监考老师急忙瞥了一眼试卷上的名字,失声叫出来:“花美丽,你果然是花美丽!”花美丽不回头,径直往外走。监考老师继续喊她:“花美丽,你是我初中同学花美丽吧?”花美丽一着急不知为什么说了句英文“NO”便落荒而逃,一路低头匆匆走向校园门口,突然一个话筒杵到她面前,吓了她一跳。抬眼见是两个人,一个男记者扛着摄像机,一个女记者拿着话筒采访她:“考生大姐您好,高考结束了,我们想采访一下您。”花美丽有些错愕:“采访我干嘛啊,我一普通人!”女记者:“您是一普通人,但您不是一普通考生。您如此高龄还勇敢地参加高考,令人钦佩,当然,也令人不解。”花美丽:“有什么不解的呀,有个老大爷六十多了还参加高考,我跟他比还嫩着呢,你们应该采访他多。”女记者:“已经采访过了,现在还想采访一个中年妇女型的高考钉子户代表,您是我们最中意的人选。”

花美丽:“高考钉子户?我可不是!我就考了三年,顶多算是高考困难户。”快步朝前走,想摆脱掉俩记者,但俩记者步步紧跟。女记者:“请问,您明年还考吗?”花美丽:“嘿,我说记者妹妹啊,你是算准了我今年考不上还是怎么地?”女记者:“我真心实意祝您金榜题名。但万一您没考上,还考不考?”花美丽:“考。不是它把我烤糊了,就是我把它考中了!”女记者赞叹道:“有魄力!什么时候您立下了这么大的志向?”花美丽:“我打小啊,就比较上进……”话刚说了半句,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,又改了口:“对不起,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。”女记者:“请您再回答我一个问题,您为什么要屡败屡战?”

花美丽:“记者妹妹,我得跟你唠叨一句。”女记者兴奋地示意男记者开摄像机,被花美丽用手按住:“就别录了。我也不是接受采访,就是给你解释一下,但别给我播出去。我高考的事儿还对我儿子和周围人保密呢。”女记者:“好吧。那您到底为什么参加高考?”男记者偷偷打开了摄像机,花美丽没有察觉,继续滔滔不绝:“我儿子学习成绩差,厌学,我老说他,一说他他就顶我,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也是一穷二白,他埋怨我身上笨的基因都传给他了。你觉得我笨吗?”

女记者:“不笨。”花美丽:“我也觉得我不笨。我就偷偷自学,找人学,我要做个样儿给我儿子看。你说我要是考上清华、北大,我儿子他不就有学习的榜样和动力了吗!”女记者:“大姐,那您的理想就是考清华和北大?”花美丽:“如果我的户口在北京,以我目前的学习进步速度,考个五年六年的,清华、北大也不是梦;但我是东北户口,想到清华、北大,门儿都没有。所以,能考上一本,就是我的理想。我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!”这时琼斯驾驶着车“喇”地驶过来,说:“花姐,你要还不麻利地走,我就一人颠儿了!你腿儿着回北京吧。”说着加大油门,不像是开玩笑。花美丽赶紧上车,还不忘回头叮嘱女记者:“我这段可千万别播啊!咱们可是有口头约定的!”

琼斯驾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路上。花美丽心疼自己的车:“慢点儿!安全第一!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把我的车不当车开?”琼斯:“我嫂子又要跟我哥离婚。”花美丽:“认识你三年,光听你嚷嚷他们要离婚就有两三次!都离滑轮儿了吧?”琼斯:“以前是喊嚷来了,这一次狠是真的来了。”花美丽:“那你二哥、你和你嫂子谁是狼谁是羊啊?”琼斯:“要我哥是狼我还用这么急着回去吗?!”花美丽感叹地脱口而出:“你哥跟你这么南辕北辙啊?”琼斯:“什么意思?”花美丽:“我是说,同是亲生兄妹,他就没点你身上的狼劲儿吗?”琼斯听着别扭,不乐意了:“花姐,你这话儿可把我给包进去了,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,陪你来高考,平时也是风里来雨里去,随叫随到,没想到在你心目中我还是头狼。”

美丽的契约



文图无关

单身的花美丽携子北漂京城打拼,她从卖麻辣烫一路杀到美丽火锅城香飘一方,事业热辣上升,无奈儿子成绩总锦上添花。为了儿子不再自卑,将来考上好大学,她决心牺牲自己,以假结婚换北京户口,让儿子堂堂正正做北京人、考北京大学。可是,一户难求,一婚更难求,在一次次堪称奇葩的相亲之后,她遭遇了事业与感情双双失意的刘得意……

假结婚真砸钱

玉娇龙游泳馆是一个高档的露天游泳馆。花美丽和琼斯坐在一把遮阳伞下,两人穿着泳装披着浴巾。花美丽穿的泳装还是比较保守的一种,琼斯穿得稍微现代一些。时针指向两点。花美丽:“我这泳装还靠谱吧?”琼斯:“靠谱。它真实地出卖了你的年龄。”花美丽:“我还带了一套,要不要到更衣室去换一换?”琼斯眼神掠过入口:“来不及了。”花美丽:“我腿脚利索。”琼斯:“利索也不行。因为第一个人已经来了。”花美丽下意识地把浴巾往上提提,转头看去,不禁皱起了眉头——游泳馆入口处,一个穿着泳裤披着浴巾的臃肿的男人走了过来。

花美丽看到对方是个臃肿的男人,失望地收回目光,不禁有些泄气,紧张的情绪倒放松下来:“幸亏不是真相。否则我就跑了。”琼斯:“四十多的女人,就别当外貌协会的会员了,还是要看其他硬件。”琼斯站起来将那个男人招呼过来:“周先生您好,这是花女士;花女士,这是周先生。你们先聊。天太热,我下去游一会儿。”说着走到水边,一头扎了下去。花美丽和周姓男人互相打量。

花美丽:“周先生,咱们不绕弯子,直接聊吧,您为什么愿意干这事?”周姓男人:“……挣钱。”花美丽:“您想要多少?”周姓男人吭哧着:“嗯,嗯……低于十万不干。”花美丽心里有了数,知道要得少的比要得多的更不靠谱。花美丽:“明白了。周先生,您要想游泳就游一会儿吧。”周姓男人:“我不会凫水。”花美丽:“我的意思是,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”周姓男人愣住:“这就完了?”花美丽:“完了。回头我让中介通知您。”周姓男人:“那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啊?”花美丽:“您现在就要答案的话,那就是不行。不瞒您说,您得要太多了。您还不懂行市,我不敢跟您做这个买卖。”周姓男人:“要得少不好吗?”花美丽:“一架火箭三百块钱卖给你,你敢要吗?”周姓男人:“这是一回事吗?”花美丽:“一回事。”

周姓男人站起来沮丧地要走,但又不甘心,于是走向泳池,自己念叨:“门票老贵的,怎么着也得泡个澡!”花美丽听着皱了皱眉头,却忽然听见身后扑通一声,接着周姓男人发出一声大叫——“救命!”花美丽回头一看,大吃一惊——周姓男人掉进了深水区,胡乱扑通,大喊救命,一口水呛住了他的喉咙,挣扎了几下沉了下去。花美丽站起来大叫:“琼斯!琼斯!救生员!救生员!”琼斯游向出事地点,花美丽也一跃入水。花美丽、琼斯和救生员捞起周姓男人,把他往岸上托。琼斯问花美丽:“什么情况?他是要自杀还是要游泳?”花美丽:“泡澡,他是想泡澡。”

岸边,周姓男人直挺挺地躺在岸边。救生员对其进行压胸,按人中等急救动作。花美丽和琼斯紧紧地手握着手,眼巴巴看着,生怕抢救失败。花美丽着急,对救生员:“人工呼吸!你对他人工呼吸啊!”救生员:“别嚷嚷!还不到那一步!”“噗”地一下,周姓男人终于吐出一口水来。花美丽:“活了!活了!”说着一把抱住琼斯,两人紧紧拥抱。花美丽:“哎哟我天!咱俩真是命大啊。”岸边,周姓男人走后恢复了平静。一顿折腾后,时针已指向三点。遮阳伞下,花美丽和琼斯惊魂甫定相互后怕地看着。花美丽:“……要刚才呛死他,咱俩现在就是坐在局子里。”

花美丽:“等下一个来了,我一定先问他会不会游泳!”这时忽然他们耳边响起一声问候:“你们好!”花美丽浑身吓得一哆嗦,转头看,一个男人已经大步流星走到他们跟前。双方互相做过介绍,琼斯说:“你们先聊,我下去游一会儿。”起身一头扎进水里,出水入水的瞬间观察着岸边花美丽和钱姓男人的情况。

花美丽还心有余悸,问:“钱先生,您会游泳吗?”钱姓男人一愣:“会。我后海长大的,那里的鸭子都认识我。”花美丽松了口气: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钱姓男人疑惑:“怪不得选这儿,难道咱们这事儿跟游泳跟水啥的还有关系?”花美丽:“那倒不是。咱开诚布公吧,钱先生,这事您想要多少钱?”钱姓男人:“一百万,税后。”花美丽瞪大眼睛望着钱姓男人:“钱先生,您真是没亏待您‘钱’这个姓啊。”钱先生:“我还没说完呢,三年中间咱俩尽量不见面,但如果有事要见,每见一次你得向我支付至少一千元人民币。特殊情况另议。”

花美丽:“价钱还有得商量吗?”钱姓男人:“我如果只要你十万,你敢跟我做这交易吗?”花美丽:“不敢。”钱姓男人:“对啊。一分钱一分货。我是个优秀男人,找着我你就算找对人了。”花美丽:“找对人钱也得合适不是?”钱姓男人:“人比人得死,货比货得扔。你遇见我就是螺丝遇见了螺母,能成,你就已经赚大发了。说实在的,要不是买彩票我落下了亏空,这好事也轮不到你头上。所以,价钱方面没得商量。”

花美丽惊讶:“你赌博?”钱姓男人:“不是赌博,是博彩,国家允许的。这是一种关于概率的艺术。很多人误解了博彩。”花美丽:“不就是投小头赚大头嘛,我懂。”钱姓男人:“今儿我不想跟你探讨博彩。但我也必须告诉你,如果咱们交易达成,还得定一条特殊协议,那就是我以后博彩博成亿万富翁,你不能来跟我分钱,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,因此我不能不防。”花美丽:“合着要成了,你是要拿我给你的钱去赌啊?”

闪婚闪了眼

花美丽对刘得意说:“你合同都打印出来了,明摆着是霸王合同嘛!只要高闯户口能弄来,别说霸王合同,你吃霸王餐我都认了!”刘得意:“你有不签的权利。”花美丽:“我没有。生活没给我这权利。”说着就要签,签之前又停住:“你啥时候办离婚?”刘得意:“明天上午。”花美丽:“那咱下午办。”刘得意:“合同上写着时间双方商量。”花美丽:“我这不跟你在商量吗?”刘得意:“为什么要这么急呢?”花美丽:“办户口要三年!提早一天不是一天啊!”刘得意:“时间排得太紧,容易让办证的人看出破绽。”花美丽:“一看你就没经验,离婚和结婚是俩办公室,两套人马!互不沾边儿。”刘得意看琼斯。琼斯:“哥,你要充分了解花姐的心情。能早一天,她心里的石头就早落地一天。”

刘得意:“好吧。那就赶早不赶晚!”双方开始签字。刘得意忽然停住笔头:“慢着,花美丽,还有一件事必须搞清楚。”花美丽紧张地看着刘得意,不知道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:“什么事?”刘得意:“那天晚上你眼里冒蓝光是怎么回事?我虽然不迷信,但总觉得不吉利。”琼斯也看着花美丽。花美丽:“好吧,我承认,我用了美瞳!”琼斯挪揄花美丽:“哟,花姐,那很外在啊。”花美丽:“琼斯,做女人要厚道,你也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。”又问刘得意:“可以签了吗?”花美丽和刘得意的名字签到了合同上。两个鲜红的手印按上了。双方都长出了一口气。

晚上琼斯正准备休息,门铃响了,她趴猫眼上一看,见是刘得意,急忙开门,刘得意抱着一个西瓜进屋。琼斯:“哥你怎么来了?”刘得意:“睡不着,来找你拉呱拉呱。”琼斯:“都多晚了!睡得大晚了长皱纹!”刘得意:“兄妹情顶不上两道皱纹?改天我给你买面膜!”琼斯接过西瓜,找西瓜刀一切两半,又去拿了两把小勺,两人坐到沙发上,挖西瓜吃。琼斯:“哥,又有啥想不开的?”刘得意:“不知道哪儿不对,心里老是发慌。想当年我就是跟张铁娇结婚那天,也没这么慌过。”

琼斯:“这倒让我松了口气。”刘得意:“我慌,你倒松了口气?”琼斯:“你慌,说明你心虚;你心虚,说明你是个好。好人不管干什么都心虚。我一直琢磨着你能来跟我唠叨唠叨,你要不来,我还真犯嘀咕。”刘得意:“我是在想,明天,证一领就板上钉钉了。今天晚上,是悬崖勒马的最后一个机会。”琼斯紧张地问:“你要毁约?”刘得意:“不是,我这是给你讲客观事实。”琼斯:“哥,你可不能往这上头想!虽然证还没领,但你跟花姐的合同可是已经白纸黑字了!钱,你也花人家的钱了!”刘得意:“你哥我是重合同守信用先进个人,人品不会那么次。我只是想跟你说,我心里有点小挣扎。”琼斯:“哥,一件事总有两面,你别这么想,因为你,闯闯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上学机会,这不是造福于他人?”刘得意:“这倒是。其实我的出发点也是这个,要单为了几十万,我才不会费事巴力地干这事儿!”……

民政局的离婚办公室里,两个鲜红的手印按上了——刘得意和张铁娇在离婚证书上签字按手印。牛芬芳看着他们两个收起离婚证,很难过,叹息道:“不想看到你们,但你们还是来了。唉。”张铁娇看着牛芬芳的难过的样子觉得很别扭:“是我们离婚,又不是您离婚,您别弄得比我们还难过!”牛芬芳:“张铁娇同志,我是比你们难过,今天我到站了。”张铁娇:“什么意思?”牛芬芳:“就是退休了的意思。这是我最后一天上班。我希望离婚证能少办一个是一个。”刘得意和张铁娇愣住。刘得意:“牛大姐,祝您迎来新生活。”张铁娇:“牛大姐,我真心愿您退休,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已经退休了!把这些糟心日子一笔勾销!”刘得意和张铁娇办完手续走出了民政局。

牛芬芳中午在离婚办公室吃盒饭的时候,看到一桌子的离婚资料很烦。她放下盒饭想着什么,忽然起身走出办公室,去找局长。局长对牛芬芳很客气:“牛大姐,请坐。”牛芬芳:“局长,我今天就要退休了。”局长:“知道。牛大姐,你是民政系统的老模范了,兢兢业业做了不少工作。退休了正好享受一下生活。”牛芬芳:“局长,我从没向领导开过口,但这最后一天我有个请求。”局长眉头略皱:“有困难就说,我们尽量给你解决。”牛芬芳:“我希望在我工作期间,最后经手办的一个证能是个结婚证。”局长倒愣住,没想到是这么个要求:“为什么想办个结婚证?”牛芬芳:“局长,结婚证代表着圆满,代表着喜庆,如果让我最后办一个结婚证,我觉得也能代表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圆满和喜庆,我心里能亮堂堂地退休,希望领导能满足一个老民政工作者的愿望。”

局长一拍桌子:“牛芬芳同志,好啊!一般的人退休的时候,不是来要求这个,就是来要求那个,没有人最后要求的是工作上的事情。你带了一个好头,我完全同意,下午,你就到结婚办公室坐镇,一定要把今天的最后一个结婚证,交到你手上办!牛芬芳同志,你让我感觉到了民政工作的芬芳!”

花美丽把车停在民政局附近的停车场里,和刘得意坐在车里商量:“可以了吧?”刘得意:“再等等。最好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的时候,都急着下班,人家不会注意咱们长相。”花美丽:“谁会注意你?”刘得意:“我上午刚从这儿出来。”花美丽:“我不是跟你说了吗,结婚离婚是两套人马。上午给你办的人,下午没准都不在民政局。”刘得意:“我倒不是怕这个。上午给我们办的那个牛大姐今天最后一天上班,明天就退休了。她不可能发现我,主要是我心虚。”花美丽拉开车门:“别虚了,就差这一哆嗦了。走吧。”

牛芬芳在结婚办公室里正襟危坐,时间已指向下班时间。一工作人员过来提醒牛芬芳:“牛大姐,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对,办完这对,您就光荣下班了。”牛芬芳点点头,竟有些紧张,她盯着门口,准备以微笑迎接新人,但她的微笑刚一绽放就僵在了脸上,因为从外边走进来的人是刘得意和花美丽。比牛芬芳表情还要拧巴的是刘得意,刘得意如被雷击,浑身僵住,他艰难地挤出一句话:“牛大姐……您怎么会在这里?”

节选自《美丽的契约》

宋方金 著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